

※文哲論壇※

賀雙卿研究之回顧與展望

李金坤*

賀雙卿(1713-1736)，初名為卿卿，或慶青，字秋碧，江蘇金壇市人（一說江蘇丹陽人）。她是清康、雍、乾年間著名的農家女詞人，曾享有「清朝第一女詞人」之美譽^①。其事蹟主要見於與賀雙卿同時且同鄉的史震林所著的《西青散記》^②。後人曾從中輯成賀雙卿詩詞集為《雪壓軒集》（又名《雪壓軒詩詞集》），雙卿之詩詞遂廣為傳播。本來，在史震林撰述賀雙卿之行事及其反映她與文士們詩詞唱和之雅事時，作者是以「實錄」之筆法加以記載的，這在當時及後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也未對賀雙卿之有無問題懷疑過。一直到《散記》傳世的一百九十餘年之後，胡適首作《賀雙卿考》，率先發難，全盤否認賀雙卿之存在，認為賀雙卿是史震林「這班窮酸才子在白晝做夢時『懸想』出來的『絕世之艷，絕世之慧，絕世之幽，絕世之貞』的佳人」^③。從此，對於賀雙卿的存在與否，學界便多有爭議。不過，從總的方面來看，肯定賀雙卿實有其人者占大多數。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十年來，賀雙卿之研究開始升溫，部分海外漢學家也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據初步統計，國內外發表有關賀雙卿的研究論文二十餘篇，涉及賀雙卿事蹟的論著及選錄其詩詞的各類鑑賞詞典有十餘種，出版研究專著三部（國外一部），成果豐碩，可喜可賀。這些成果，歸納言之，約有四端：一、關於賀雙卿的有無其人

* 李金坤，江蘇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① 胡適：〈賀雙卿考〉，引自《胡適文存》（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第3集，卷8，頁537。

② 〔清〕史震林：《西青散記》（北京：中國書店，1987年據上海廣智書局1907年版影印本），下文簡稱《散記》。

③ 胡適：〈賀雙卿考〉，頁538。

的考辨及籍貫之釐正；二、關於賀雙卿作品之整理與結集；三、關於賀雙卿詞的研究；四、關於賀雙卿傳記之撰述。本文擬就其作一全面的回顧與梳理，條分縷析，綜而論之，進而提出設想，展望未來，誠祈新世紀賀雙卿研究更上一層樓，成果更豐碩。

一、關於賀雙卿有無其人之考辨及籍貫之釐正

賀雙卿的生平事蹟及其詩詞創作之情況，主要見於史震林的《散記》，故甚有必要先將史震林作一簡介。史震林(1693-1779)，字公度，初號梧岡，晚號瓠岡，又作梧岡、岵岡，自署白雲教授、弄月仙郎、梧岡退士、瓠岡野老、華岡翁、華陽外史等，江蘇金壇（即今金壇市）人，乾隆丁巳(1737)進士。留京師二年，歸耕五年。曾任廣東高要知縣，為奉養老母之便，後改任淮安教授等職。最後棄官作近遊，以家鄉茅山一帶之「西青」為活動中心，往來於淮揚間二十餘年。其間廣記四鄰文朋詩友往來酬唱之雅事，遂成《散記》十二卷，乾隆三年(1738)由好友吳震生刻印行世，這是《散記》的最早刻本。從此，一個普通農家婦女賀雙卿的事蹟及詩詞創作便賴《散記》得以保存和流傳，而作為政績不彰的地方官吏、邊緣文人史震林，則因賀雙卿的感人事蹟與別具魅力的詩詞創作而廣為人知，並永遠銘刻在人們的記憶裏。

除史震林《散記》所載賀雙卿事蹟外，在他同時代及後來的部分文人雅士的著作中，亦都程度不同地涉及賀雙卿之事，或輯集其詩詞，如陽湖（今常州市）人董潮(1729-1764)乾隆十八年(1753)所著《東臯雜鈔》卷三云：「慶青，姓張氏，潤州金壇田家婦也。工詩詞，不假師授，然不以村愚怨其匹。有鹽賈某，百計謀之，終不可得。以艷語投之者，罵絕不答，可謂以禮自守，勝於張紅橋、姚目華多矣。近見其詩詞，〈孤鴻〉……，〈殘燈〉……，雖純疵參半，亦頗不俗矣。七言古頗學長吉、飛卿，惜不能全記。」^④在這段話中，董潮為我們提供了這樣幾個甚為重要的信息：一、慶青冠以「張氏」之姓。（《散記》中未冠姓氏）二、表明籍貫身

^④〔清〕董潮：《東臯雜鈔》（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輯印《叢書集成初編》本），卷3，頁26-27。

分爲「潤州金壇田家婦也」。三、賀雙卿「工詩詞，不假師授」的靈心慧質。四、雙卿「以禮自守」的堅貞品質。五、記錄了雙卿〈孤鴻〉、〈殘燈〉詞的代表作。六、指出了賀雙卿七古詩與李賀、溫庭筠的淵源關係。一、四、六三點內容，與《散記》所載不同，這說明賀雙卿的事蹟與詩詞創作情況在民間是頗有幾種傳說的。董潮與史震林所記載的材料來源不一，故而出現同中有異的現象。而董潮《東皋雜鈔》刊行的時間與史震林《散記》刊行的時間相距僅爲十五年（其時史震林還健在），其可信程度當是較高的。

吳江人郭麐(1767-1831)所作《靈芬仙館詩話》亦曾記載雙卿創作詩詞之情況。其云：「綃山女子雙卿詩，亦載於汪沅庵《擷芳集》中。當時，閨秀詩詞甚備，而雙卿所作尤爲哀艷動人。」《擷芳集》是當時一部蒐羅完備的閨秀詩詞匯萃本。收在其中的雙卿詩詞，當是採擷於《散記》，而《散記》刊行至此差不多爲五六十年時間。浙江海鹽人黃燮清(1805-1864)，原名憲清，字韻珊，別號吟香詩舫主人，道光舉人。官宜都、松滋知縣，有政聲。工樂府，有《倚晴樓集》，《拙宜園詞》，於清道光三十年(1850)左右編成《國朝詞綜續編》。其卷二十二云：「賀雙卿，字秋碧，丹陽人，金沙綃山農家周某室。有《雪壓軒詩詞集》。」^⑤

光緒乙酉(1885)仲夏重修《丹陽縣志》卷三十五「書籍」云：「賀雙卿《雪壓軒集》，字秋碧，蔣墅人，適金壇綃山周氏子。」如同治年間丁紹儀(1815-1840)所著《聽秋聲館詞話》一樣^⑥，清中葉以來幾本重要的《詞話》著作都論及賀雙卿及其詞。光緒年間陳廷焯(1853-1892)著《白雨齋詞話》^⑦，其卷七收錄了《散記》中賀雙卿詞六首，並進行評論鑑賞。他另著《詞則·別調集》^⑧，收錄賀雙卿詞十二首（《散記》共載雙卿詞十四首），可見厚愛之情也。他如：光緒二十二年(1896)南陵徐乃昌刻本《小檀欒室匯刻閨秀詞》^⑨；陳銳（生卒年不詳），光緒十

⑤ [清]黃韻珊：《國朝詞綜續編》（上海：中華書局，1933年據原刻本校刊本），卷22，頁1。

⑥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詞話叢編》本）。

⑦ [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參見屈興國校注：《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濟南：齊魯書社，1983年）。

⑧ 陳廷焯：《詞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據陳氏子孫所獻原著手蹟影印）。書後有唐圭璋所寫「後記」。這是《詞則》最早的也是最珍貴的刊本。

⑨ [清]徐乃昌：《小檀欒室匯刻閨秀詞》（同治刻本）。

九年(1893)舉人，著有《褒碧齋詞話》^⑩；譚獻(1803-1901)，選輯清人詞為《篋中詞》六卷，續四卷^⑪。廣東番禺沈宗疇從《散記》中輯錄賀雙卿詩詞，裝成一帙為《欠愁集》^⑫。光緒二十六年(1900)和宣統元年(1909)，沈宗疇在其所輯印的《拜鴛樓校刻四種》、《香艷小品》中，均收錄了《欠愁集》。沈宗疇跋曰：「姬人拜鴛，喜弄筆墨。余舊藏《西青散記》，乃史梧岡先生未經刪定『瓜渚草堂』原刻本，拜鴛每於繡餘之暇，手錄記中所以傳雙卿各條，借作日課，積久成帙，以雙卿詞中有『舊愁還欠』句，遂署名《欠愁集》云……。」民國辛酉年(1921)孟冬重修《金壇縣志》卷十「列女賢淑」、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三等^⑬，都載有賀雙卿事蹟。安徽壽縣張壽林曾據《散記》、徐乃昌《小檀欒室匯刻閨秀詞》中的《雪壓軒集》一卷、黃韻珊《國朝詞綜續編》等版本，重新校輯《雪壓軒集》^⑭，第一次較為全面地將雙卿詩詞匯集而單獨刊行，功莫大矣。

可以說，從乾隆三年(1738)《散記》刊行到一九二七年張壽林校輯本《雪壓軒集》之印行，在這近二百年的漫長歲月中，幾乎無人懷疑賀雙卿的存在。在人們的心目中，賀雙卿就是賀雙卿，是實實在在有血有肉的江南農村女詞人。

直到一九二九年，胡適首先對賀雙卿的存在問題公開發難，在《賀雙卿考》一文中提出五點「可疑」。他說：「《散記》但稱為『雙卿』，不稱其姓。黃韻珊的《國朝詞綜續編》始稱為『賀雙卿』。但董潮《東皋雜鈔》卷三（《藝海珠塵》『土』集）引了她的兩首詞，則說是『慶青，姓張氏』。這是一可疑。《散記》記雙卿事，起於雍正壬子(1732)，迄於乾隆丙辰(1736)；《東皋雜鈔》自序在癸酉冬(1753)，相去年代不遠，何以姓名不同如此？又徐乃昌作她的小傳，說她是丹陽人，董潮說她是金壇人。這是二可疑。《東皋雜鈔》說她：『不以村愚怨其匹，有鹽賈某百計謀之，終不可得。以艷語投之者，罵絕不答。可謂以禮自守。』《西青散記》裏的雙卿並沒有『罵絕不答』的態度。這是三可疑。《散記》說『雍正十年，雙卿年十八』，但下文又說雍正十一年癸丑『雙卿年二十有

⑩ [清]陳銳：《褒碧齋詞話》（《詞話叢編》本）。

⑪ [清]譚獻：《篋中詞》（《半廠叢書》本）。

⑫ [清]拜鴛女史：《欠愁集》（光緒二十六年沈宗疇所輯《拜鴛樓四種》本）。

⑬ 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據1922年版鉛印本影印）。

⑭ 張壽林：《雪壓軒集》（北京：北京文化學社，1922年校輯本）。

一』，這是四可疑。《散記》記雙卿的事多不近情實，令人難信。如云『蘆葉方寸，淡墨若無』；如說蘆葉上寫〈摸魚兒〉長調，竹葉上寫〈鳳凰臺上憶吹簫〉長調，這都不近事實。一個田家苦力女子，病魔最重時還須做苦工，那有這樣的細緻工夫寫這樣艷細的小字？這是五可疑。所以我疑心雙卿是史震林懸空捏造出來的人物。」¹⁵此乃賀雙卿研究史上最為堅決而又最為典型的「雙卿懷疑論」。自胡適之「五疑」一出，附和者有之，駁斥者有之，於是，一場賀雙卿有無之爭辯戰便由此拉開了序幕。

先看附和者。胡文楷以為：「小青雙卿，其集並存，疑信參半，無可證實。」¹⁶張國擎在〈綃山尋蹤——清代女詞人賀雙卿考辨〉中說：「為澄清事實真相，筆者曾花了大半年時間在家鄉丹陽進行查考，均未見賀雙卿其人在史料上有所記載，更無其住處『綃山』這個地名。連諧音的地名、山名也沒有。……這分明是史震林在告訴我們，他的寫作意圖，不是要真實地去向世界宣傳他四周的真人真事，而是他虛構的意境。……我敢斷言，史震林是以詩話的形式寫了筆記小說，這不能不說是個創造。否定了雙卿，不等於說否定了那些詩詞，詩詞的真正作者還是《西青散記》的作者史震林，雙卿是他借托的人物而已。」¹⁷同時，又在〈雙卿其人有無考〉一文中進一步申述了上述觀點，堅持認為：「賀雙卿是史震林借托的人物。」¹⁸

進入八十年代以來，海外研究賀雙卿的學者逐漸增多，其中也有抱懷疑態度者。如美國漢學家羅溥洛教授 (Paul Ropp) 於一九九二年二月哈佛大學關於中國婦女的學術研討會上指出：「對賀雙卿詩作，既不能提供一個具有權威性的文學分析；同樣，對雙卿其人是否存在這一模糊不清的問題，也不能作出充滿信心的結論。」他又認為：「雙卿按說是存在的，可是在《散記》中雙卿是否存在這一疑點又不時閃現出來。方秀潔 (Grace Fong) 已經提到過史在《散記》中將想像與現實相混的可能性。在這個可能性的範圍裏，他或者是完全憑想像虛構出一位女性和她的詩；或者是把另一位女性的詩錯安在一位美麗而受壓迫的農婦身上；或者是直接收集、整理並收錄了

¹⁵ 胡適：〈賀雙卿考〉，頁537。

¹⁶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¹⁷ 張國擎：〈綃山尋蹤——清代女詞人賀雙卿考辨〉，《鎮江師專學報》，1985年第2期，頁70-73。

¹⁸ 張國擎：〈雙卿其人有無考〉，《蘇州大學學報》，1985年第3期，頁86。

確實存在的雙卿的詩作。」^{①⑨}顯然，羅溥洛教授對賀雙卿的存在問題還是處於疑是參半之間。一九九三年六月耶魯大學召開的「明清婦女與文學」國際學術會議提交關於賀雙卿研究的三篇論文中，就有二篇懷疑賀雙卿的存在^{②⑩}。

臺灣學者周婉窈除基本認可胡適對賀雙卿存在的五點疑問外，又進一步從《散記》文本內部尋覓「雙卿非真的訊息」。她認為：「《西青散記》內在矛盾在於：作者一方面努力要讀者相信雙卿確實存在，另一方面又自扯後腿有意無意透露出雙卿非真的訊息……『夢』是《西青散記》一個重要主題，史震林在〈西青散記自序〉末寫著：『乾隆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夢中作。』在在透露出《散記》『記夢』性質高過『寫實』。」總之，她認為：「以上是《散記》中最令人起疑竇的地方。當然，史震林並未明說他是虛構的。疑問終歸是疑問，我們仍然無法斷定雙卿非真。雖然雙卿是在迷霧中誕生，雙卿是真是假依舊是一樁公案。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除非史料上有重大發現。要證明雙卿或虛或實，似乎一樣困難。」^{②⑪}在是否難斷之間，最後周先生還是採取了一種「折衷」的態度，她說：「綉山可能的確住了一位美麗的農婦，也許略有點才氣，史震林看到後，驚為天人，以此為素材，開始一連串的文學想像遊戲。他和友人們一起把她塑造成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也就是我們今天知道的雙卿。這樣的立場，雖然嫌世故了一點，但這是我反覆讀《西青散記》到目前為止所得來的印象。」^{②⑫}

否定賀雙卿的存在，以及對賀雙卿之存在問題將信將疑者，就國內外之總人數觀之，是比較有限的。而反駁胡適等人的懷疑，力證賀雙卿確有其人者，其總人數要遠勝於懷疑者。

張永鑫先生就張國擎〈雙卿其人無考〉中懷疑的幾種說法，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辯駁，認為賀雙卿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②⑬}。後來，張永鑫、耿元瑞又作〈賀雙卿

^{①⑨} 杜芳琴：《賀雙卿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112。

^{②⑩} 杜芳琴：《中國社會性別的歷史文化尋蹤》（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頁109。

^{②⑪} 周婉窈：〈綉山傳奇——賀雙卿研究之檢討與展望〉，《新史學》，1996年第7卷第4期，頁178-181。

^{②⑫} 同前註，頁194。

^{②⑬} 張永鑫：〈〈雙卿其人無考〉質疑〉，《蘇州大學學報》，1988年第3期，頁32-36。

及其著作〉一文，他們發現，乾隆版與民國版《金壇縣志》都有對賀雙卿的確鑿記載，《散記》採述者基本多為真人真事，當時包括《散記》作者史震林在內的人文雅士都非常欣賞賀雙卿的詩詞，加之《散記》所記之事無不注明干支月日等，因此，考定「賀雙卿實有其人」^{②④}。

嚴迪昌先生也力證賀雙卿確有其人。他說：「因為賀雙卿的事和詞乃出於《西青散記》，有的論者認為《散記》近乎小說家言，故懷疑雙卿之事或為虛擬。其實，丹陽賀姓自明末至清初，詞人輩出，不僅賀裳以下四代子孫皆能詞，而且賀裳之女賀潔（字靚君，有《漱水詞》），賀祿（字宜君）以及後為女尼名舒震的賀元瑛（字赤浦）均為女詞人，有作品傳世。所以，原籍丹陽而嫁於金壇的賀雙卿，雖為農人婦卻擅填詞，不應驟生疑竇的。」^{②⑤}嚴先生又在〈《西青散記》與〈賀雙卿考〉疑事辨〉一文中，努力「辨識《西青散記》是一部記實體筆記。《散記》中的綃山田婦『雙卿』並非虛構人物」。他認為「胡適〈賀雙卿考〉中提出的『五可疑』，除個別『可疑』有待進一步考辨外，大都皆不疑。〈賀雙卿考〉對《西青散記》所作的斷語是不合適的」^{②⑥}。

九十年代以來，國內研究賀雙卿用力最勤、成果最豐者，當推杜芳琴先生。她堅信史震林《散記》「是他生活交遊的實錄，絲毫不應將其混同於虛構的小說或虛擬的語言」。「它的確是來自作者第一手資料，具有『實錄』的價值」^{②⑦}。出於對賀雙卿研究的執著與虔誠，杜芳琴先生曾於一九九七年十月末至十一月初專程赴金壇市薛埠鎮和丹陽市蔣墅鎮進行野外實地考察，並採訪當地知情者。對賀雙卿其人的有關問題有了更感性的認識。她總結這次考察的結果時說：「儘管我們這次田野實地考察不能提供更肯定的權威的答案，但自信我們比當年胡適先

^{②④} 張永鑫、耿元瑞：〈賀雙卿及其著作〉，《古籍整理與研究》，1990年第5期，頁159-160。

^{②⑤}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548-549。在該著中，嚴迪昌先生所認定的賀雙卿是丹陽人，與下文中杜芳琴教授所考證的賀雙卿是丹陽里人，並非同指一地。前者所指的丹陽，屬今鎮江管轄之丹陽市；後者所指的丹陽里，屬今金壇市之轄地。嚴先生之說乃一家之言；杜教授考證，尚待進一步完善，筆者擬另文深究之。

^{②⑥} 嚴迪昌：〈《西青散記》與〈賀雙卿考〉疑事辨〉，《泰安師專學報》，1999年第1期，頁1-5。

^{②⑦} 杜芳琴：《賀雙卿集》，頁121-134。

生只是『大膽假設』雙卿之無其人，而未『小心求證』其所以然是進了一步。」²⁸近十年來，杜芳琴先生對賀雙卿研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成果豐碩²⁹。杜先生的辛勤耕耘，終於使珠玉重光，向人們展示了一個栩栩如生的十八世紀江南農村女詞人的動人形象。

杜芳琴先生的賀雙卿研究成果，很快在學術界產生了影響，引起了人們的共鳴。著名學者舒蕪先生起初受胡適「五可疑」影響，對賀雙卿其人也是持懷疑態度的。但當他看了杜先生的《賀雙卿集》之後，疑雲遂消。他說：「關於雙卿其人的真實性，杜芳琴先生作了多方面的論證，其中能說服我的一條是『本證』，即《西青散記》裏所錄的雙卿詩詞，比史震林等才子的唱和之作好得多，不是史震林所能虛擬偽作的。……此外，她指出《西青散記》是把雙卿詞置於同才子們的交往關係中來寫的，而史震林幾位才子朋友，他們的身世和行蹤，頗多可考，這也是雙卿並非虛構的一個有力的佐證。」³⁰這正體現了杜先生研究成果的說服力和可靠性。

如果說杜芳琴先生是從史震林《散記》的文本解讀和野外考察方面來反覆論證賀雙卿實有其人、令人可信的話；那麼拙文〈賀雙卿考辨〉則是專就胡適之「五可疑」提出辯駁，力證確有其人的。筆者認為：「無論從《散記》所述時間、地名、人物的真實性，雙卿詞與他人詞的水平差異之比較，史震林之外文人學士對雙卿的關注與敬重，抑或丹陽賀姓書香門第的家學淵源，《丹陽縣志》、《金壇縣志》的明確記載，以及《散記》以來文學媒體的認可等等。所有這些都充分證明，賀雙卿並非史震林虛構之人物，而是實有其人。」³¹這是迄今為止在全面批駁胡適之對賀雙卿「五可疑」的文章中，有較強之說服力者。

由上可知，對賀雙卿其人問題有三種態度：一是確有其人；二是子虛烏有；三是雖有其人，卻經文學加工。但傾向於第一種態度者占大多數。

值得高興的一個現象是，國內外學者研究賀雙卿的情況，已引起了地方新聞媒體的關注。僅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二月兩個月間，《揚子晚報》就連發四篇有關

²⁸ 杜芳琴：《中國社會性別的歷史文化尋蹤》，頁133。

²⁹ 杜芳琴出版研究賀雙卿的兩本專著是：《賀雙卿集》及《痛菊奈何霜——雙卿傳》（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1年）。

³⁰ 杜芳琴：《賀雙卿集》，頁1-2。

³¹ 李金坤：〈賀雙卿考辨〉，《中國韻文學刊》，2000年第2期，頁83-88。

賀雙卿研究信息的文章³²。反映一些熱心讀者（其中有作家、教授、研究員、退休幹部等）寫信或打電話給報社、基本肯定賀雙卿確有其人之情況。同時還報導了海外學者研究賀雙卿的情況。如已有三十年中國文化研究經歷的羅溥洛教授，在十年前即對這位女詞人產生了興趣，他還打算寫書向美國讀者介紹賀雙卿其人其事³³。美國哈佛大學原荷蘭籍的伊德瑪 (W. L. Idema) 教授和加拿大的方秀潔教授研究賀雙卿已近十年。據悉，有關方面正在積極籌劃舉辦一次國際性的研討會，以推動和促進賀雙卿的研究。這是賀雙卿的大幸，也是史震林的大幸！

關於賀雙卿的籍貫問題，現在通行的說法一般都認為是出生於丹陽（今江蘇丹陽市）蔣墅的一個世代務農之家，後嫁於金壇（今江蘇金壇市）綃山（即四屏山）的周姓樵子為妻。黃燮清《國朝詞綜續編》卷二十二云：「賀雙卿，字秋碧，丹陽人，金沙（即今金壇市）綃山農家周某室，有《雪壓軒詞集》。」光緒乙酉(1885)仲夏重修《丹陽縣志》卷三十五〈書籍〉云：「賀雙卿《雪壓軒詩集》，字秋碧，蔣墅人，適金壇綃山周氏子。」此說當由前者沿襲而來。光緒二十二年丙申(1896)南陵徐乃昌刻本《小檀欒匯刻閨秀詞》曰：「賀雙卿，字秋碧，丹陽人。」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三：「賀雙卿，江蘇丹陽人。」其另有《正始集》一則云：「雙卿家四屏山上，世業農，嫁金沙綃山里周姓樵子。」葉恭綽《全清詞鈔》說：「賀雙卿，字秋碧，江蘇丹陽人，適金沙周氏，有《雪壓軒詩詞集》。」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人卷十六列《雪壓軒詞》一卷，其中說：「雙卿，字秋碧，江蘇丹陽人，居四屏山麓，綃山周某妻。」但是，也有人認為賀雙卿是金壇

³² 四篇消息是：孫正飛：〈詩詞名噪一時，史志卻無記載〉，《揚子晚報》第2版，1997年11月22日；陳家根、沈毅兵：〈「清代第一女詞人」引起中外研究熱〉，《揚子晚報》第6版，1997年11月30日；曉霜：〈賀雙卿的真偽尚無定論〉，《揚子晚報》第6版，1997年12月3日；陳家根、沈毅兵、魯野：〈文獻研究和實地考察證明確有賀雙卿其人〉，《揚子晚報》第6版，1997年12月8日。

³³ 羅溥洛教授1997年11月底至12月初，曾隨杜芳琴教授等人赴金壇、丹陽考察，回國後遂撰寫《謫仙：尋找中國農婦女詞人雙卿》一書，2001年已在美國密歇根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Banished Immortal: Searching for Shuangqing, China's Peasant Woman Poet*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在該著中羅溥洛教授依然認為賀雙卿是難以確認其有無的人物，和他在1992年2月哈佛大學關於中國婦女的學術研討會上所發表的觀點是一致的。

人。與史震林同時的董潮《東臯雜鈔》卷三云：「慶青，姓張氏，潤州金壇田家婦也。」民國年間由商務印書館重修的《金壇縣志》卷十列女賢淑云：「周賀氏，名雙卿，字秋碧，家世業農。」

其實，雙卿的籍貫，當依史震林《散記》為準。他說：「雙卿者，綃山女子也，世農家。」杜芳琴先生開始曾受光緒《重修丹陽縣志》的影響，認為雙卿「生在丹陽蔣墅（杜按：蔣墅有賀姓人家，《西青散記》中有賀定敷，就是蔣墅人），嫁往金壇綃山。（杜按：綃山，又名綃山里，金壇縣村莊多以『××里』命名，與丹陽多以『××墅』命名不同）。這比《西青散記》說得更明白」^⑭。但在後來杜芳琴先生經過實地考察和重讀文本之後，對賀雙卿的籍貫有了新的認識。她說：「在四屏山東麓，有一個名叫丹陽里的村莊，屬於遊仙鄉管轄，遊仙鄉的中心就是薛埠。」並就此作注說：「此不取流行的說法——雙卿的娘家是丹陽縣，而認為在金壇的遊仙鄉丹陽里。其理由是，雙卿自稱『生長山家』，到丹陽蔣墅一帶考察，那裡是一馬平川；丹陽里見於清代馮煦等編《金壇縣志》卷三有〈遊仙鄉〉（治所在今薛埠鎮，史震林的時代也叫薛埠），下轄『方山里』和『丹陽里』，綃山里當距方山里不遠（或為一事），丹陽里和綃山里同屬遊仙鄉。」^⑮另外，她又在〈綃山故事的舊地尋訪和文本重讀〉中說：「關於綃山地理的現場考察……，基本上可以確定綃山就在石家山林場和野豬塘一帶。」（筆者按：今屬金壇市薛埠鎮）。考察返校後，不久她又從現在南京人口管理學院任教的金壇薛埠人趙鎖龍先生的來信中證實了她上述判斷的準確性。趙先生的信說：「……經過研究《散記》和實地考察，我已經初步斷定，賀雙卿生活的綃山里就在現今的金壇市薛埠鎮方山村十隊，這地方叫『野豬塘』。其根據是《散記》上有這樣一段文字：『二十五日，以蔣思謙修園先生請，冒雨登舟，抵雪埠，陸行。有詩云：秋高雙眼望偏明，舴艋無篷槽最輕。野水風摩微皺波，暮山雲抹小尖平。夢中贈友生生句，病後逢花淡淡情。已厭征塵期臥隱，蹇驢倉促又西行。』這裏提到的『雪埠』，經考證就是今天的薛埠，而詩中的『小尖』，是一山名，經過調查，發現就是方山（四屏山）東麓下的小尖山，也就是《散記》中所謂的綃山。據當地老人說，過去這裏有許多古蹟，諸

^⑭ 杜芳琴：《賀雙卿集》

^⑮ 杜芳琴：《痛菊奈何霜——雙卿傳》，頁3-4。

如花神廟、朝陽洞等，也有許多懸崖峭壁，與《散記》中所記完全一樣。」³⁶這樣一來，就把實地考察結果與《散記》所述內容有機結合了起來，證明了賀雙卿並非丹陽蔣墅人，而是屬於當時金壇遊仙鄉管轄的丹陽里。後嫁於綉山——今金壇市薛埠鎮石家林場和野豬塘一帶。

據新修《金壇縣志》第一篇〈建置區劃〉第二章〈區劃〉記載：「清康熙至光緒年間，金壇城內設坊（街、巷），城外設鄉，鄉以下設都，都下設里（保、村）。光緒十一年（1885）城區計有二十二坊、二街、十七巷；農村有九鄉、三鎮、三十六都、一三五里（保、村）。」其中的「遊仙鄉」便包括「丹陽里」³⁷。顯然，丹陽里乃隸屬遊仙鄉的一個村落。

由上可知，將賀雙卿說成是丹陽蔣墅鎮人氏者，當是金壇遊仙鄉「丹陽里」之淆誤也。此外，將賀雙卿說成是蔣墅鎮人，則是因為蔣墅鎮「賀」乃大姓，且詞人輩出，其中不乏女詞人，故人們便把詞才出眾的田家婦賀雙卿也附會入蔣墅鎮。筆者曾於二〇〇一年四月有幸讀到《丹陽賀氏家譜》（殘本），卻未發現任何與賀雙卿有關的資料，諸如「淑女」、「節婦」之類，抑或「著作」等藝文之類，一概不見蛛絲馬跡。徵詢譜主、現已七十餘歲的賀老先生，對賀雙卿其人其詞概無所知。倘若賀雙卿真是丹陽市蔣墅鎮人的話，賀老先生總不至於連如此大名鼎鼎的同宗民間女詞人都全然不知吧！這恰可作為賀雙卿不是丹陽蔣墅人的一個反證。

二、關於賀雙卿作品的整理與結集

賀雙卿的作品，主要見於史震林的《散記》。《散記》初刻於乾隆三年（1738），在刊行之前，賀雙卿的詩詞即在社會上頗為流傳了。據《散記》載，雍正乙卯（1735）年二月，「毗陵（筆者按：即今常州市）女子，熟諳雙卿詞者十餘人，爭使人索其詞，寄贈雙卿詞者亦頗衆」（《散記》，卷4）。這就告訴我們，賀雙卿的詩詞，通過與她接觸往來的文人雅士才女之傳播，在民間影響是很大的。而史震林《散記》所載，不過是雙卿詩詞的一部分而已。從這個角度講，《散記》當是第一部收錄雙卿作品的最為原始而權威的專著。

³⁶ 同前註，頁240-241。

³⁷ 孟濟元：《金壇縣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60-62。

在《散記》刊行十餘年後，乾隆十八年(1753)，董潮的《東皋雜鈔》(該書收入吳省蘭輯《藝海珠塵》卷四)載錄了賀雙卿的〈孤鴻〉(筆者：當為〈孤雁〉)和〈殘燈〉二詞，還說雙卿「七言詩頗學長吉、飛卿，惜不能全記」。從董潮將雙卿詞題〈孤雁〉誤為〈孤鴻〉和「惜不能全記」雙卿七言詩的情況來看，正可知雙卿詩詞在民間流傳的真實情況。

董潮《東皋雜鈔》刊行二十年後，汪啓淑編成《擷芳集》(1773)，其中收錄了《散記》中賀雙卿的詩詞。此書未見，但據郭麐《靈芬仙館詩話》所云，在這部八十卷的婦女作品選中，當時閨秀詩詞甚備，而「雙卿所作，尤為哀艷動人」(見王韜本《重刻西青散記》附錄)。

道光年間黃韻珊所輯《國朝詞綜續編》，乃最早將雙卿詞整理刊行的專著。其中選入雙卿詞十首。其目次為：一、〈鳳凰臺上憶吹簫·殘燈〉；二、〈鳳凰臺上憶吹簫〉；三、〈望江南〉；四、〈濕羅衣〉；五、〈二郎神·菊花〉；六、〈孤鸞·病中〉；七、〈惜黃花慢·孤雁〉；八、〈摸魚兒·謝鄰女韓西饋食〉；九、〈春從天上來·餉耕〉；十、〈春從天上來·梅花〉。

光緒年間丹徒人陳廷焯在《詞則·別調集》中選錄雙卿詞十二首；又在其經典詞話著作《白雨齋詞話》中選評賀雙卿詞六首，可見他對賀雙卿詞是多麼的厚愛和推崇。

光緒年間徐乃昌刻《小檀欒室匯刻閨秀詞》，其中卷十為賀雙卿《雪壓軒詞》，共錄十六首。其目次為：一、〈浣溪沙〉；二、〈望江南〉(二首)；三、〈玉京秋〉；四、〈二郎神·菊花〉；五、〈孤鸞〉；六、〈惜黃花慢·孤雁〉；七、〈鳳凰臺上憶吹簫·殘燈〉；八、〈薄倖〉；九、〈濕羅衣〉；十、〈太常引〉；十一、〈一剪梅〉；十二、〈摸魚兒〉；十三、〈鳳凰臺上憶吹簫〉；十四、〈春從天上來〉(二首)。其實，賀雙卿〈望江南〉二首，語意相當，當為一首，而〈太常引〉詞，是史震林偕胞弟史卓人訪姬山趙閻叔所作，誤為雙卿。對此，張壽林校輯賀雙卿《雪壓軒集》時有詳細考訂。因此，張氏重新考訂的詞目為：一、〈浣溪沙〉(暖雨無晴)；二、〈望江南〉(喜不見)；三、〈濕羅衣〉(世間難吐)；四、〈玉京秋·自題種瓜小影〉；五、〈二郎神·菊花〉；六、〈孤鸞〉(午寒偏准)；七、〈惜黃花慢·孤雁〉；八、〈鳳凰臺上憶吹簫·殘燈〉；九、〈薄倖·詠瘡〉；十、〈一剪梅〉(寒熱初潮)；十一、〈摸魚兒〉(喜初晴)；十二、〈鳳凰臺上憶吹簫〉(寸寸微雲)；十三、〈春從天上來·梅花〉；十四、

〈春從天上來·餉耕〉。張壽林據《散記》所輯《雪壓軒集》，其中錄雙卿詩二十四首，其〈校後記〉說：「其詩則抄自《散記》，而零章斷句，未足成篇者，俱所不錄，都凡二十四首。惟世無刻本，難以校讎，魯魚之誤，恐或弗免。」其所錄詩之目次爲：一、〈淡寫〉；二、〈更晒〉；三、〈和白羅詩〉九首；四、〈步寧溪韻〉；五、〈和夢硯〉；六、〈柳絮〉；七、〈秋荷〉十首。

在整理賀雙卿作品方面用力較多者，還有張永鑫、耿元瑞。他們在〈賀雙卿及其著作〉一文中以史震林《散記》乾隆間瓜渚草堂刊本、嘉慶乙丑(1805)醉墨樓刊本、雪蛆編次《天上人間》、徐乃昌《小檀欒室匯刻閩秀詞·賀雙卿雪壓軒集》等參校，輯得賀雙卿詩詞四十首，摘句二，書信四，題跋一。具體篇目爲：一、詩詞：(一)〈浣溪沙〉、(二)〈望江南〉、(三)〈濕羅衣〉、(四)〈放蛙詩〉、(五)〈玉京秋詞〉、(六)〈七言絕句二首〉、(七)〈七言律詩一首〉、(八)〈二郎神·菊花詞〉、(九)〈孤鸞〉、(十)〈惜黃花慢·孤雁詞〉、(十一)〈步韻和「白羅天女」七絕九首〉、(十二)〈和張夢硯七絕〉、(十三)〈鳳凰臺上憶吹簫·殘燈詞〉、(十四)〈和惲寧溪詠〈浣衣圖〉〉、(十五)〈薄倖·詠瘡〉、(十六)〈再和惲寧溪〈浣衣圖〉〉(節錄)、(十七)〈一剪梅〉、(十八)〈摸魚兒〉、(十九)〈鳳凰臺上憶吹簫〉、(二十)〈秋荷十首〉、(二十一)〈春從天上來·梅花〉、(二十二)〈春從天上來·餉耕〉。二、摘句：〈秋吟〉摘句「飢蟬冷抱枯桑葉」等四句，〈譏閻叔〈七絕〉〉摘句「狂風八月舞楊花」。三、書信：〈與舅書〉、〈與段玉函書〉、〈與史震林書〉、〈與趙閻叔書〉。四、題跋：〈題陳希古詩後〉。

進入九十年代，整理賀雙卿作品用力最勤者，當推杜芳琴先生。其代表作《賀雙卿集》考訂《散記》所載雙卿詞爲十四首，詩爲三十九首，文爲五篇。並依照《散記》所載時間順序列表示之，頗爲明晰。其十四首詞爲：一、〈浣溪沙〉；二、〈望江南〉；三、〈濕羅衣〉；四、〈玉京秋·自題種瓜小影〉；五、〈二郎神·菊花〉；六、〈孤鸞·病中〉；七、〈惜黃花慢·孤雁〉；八、〈鳳凰臺上憶吹簫·殘燈〉；九、〈薄倖·詠瘡〉；十、〈一剪梅〉；十一、〈摸魚兒·謝鄰家女韓西饋食〉；十二、〈鳳凰臺上憶吹簫·贈韓西〉；十三、〈春從天上來·梅花〉；十四、〈春從天上來·餉耕〉。其三十九首詩爲：一、〈詠蛙〉二首；二、〈七絕·答趙閻叔〉；三、〈七律·答段玉函〉；四、〈和白羅詩〉九首；五、〈武寧溪韻賦七言古詩〉七首；六、〈步寧溪前韻應三人題爲七言古詩〉三首；七、〈歲旱——和夢硯〉；八、〈遺趙閻叔詩〉四首；九、〈柳絮·贈趙閻叔〉；十、〈秋荷十首——和鄭痴庵詠荷十絕〉。其五篇文章爲：一、〈題陳希古詩後〉；二、〈與舅氏書〉；三、〈與段玉函

書》；四、〈與史震林書〉；五、〈與趙閻叔書〉。此外，杜先生還從《散記》中檢出雙卿十三首有題無作（或無全作）的篇目及創作時間，如詞：〈浣溪沙——贈懷芳子〉二首，雍正十一年四月；〈太常引——贈懷芳子〉，雍正十一年十一月。詩：〈七絕——譏趙閻叔〉，雍正十一年八月；〈秋吟〉九律，雍正十二年秋。《賀雙卿集》堪稱是第一部收錄雙卿作品最多、最完整的集子。該著對收錄的雙卿詩詞逐首進行了校注和解題，同時附以集評。另外，還有著名學者舒蕪所撰之序文：自序（〈賀雙卿和《雪壓軒集》〉代自序）；〈賀雙卿研究〉（三篇）；附錄：〈雙卿傳〉；《西青散記·序、跋》。毋庸置疑，《賀雙卿集》是迄今為止體例最完備、考證最精審、評析最中肯的一部研究賀雙卿的力作，具有填補空白之意義。

在九十年代前後出現的詩詞鑑賞熱中，賀雙卿的詩詞頗受各種鑑賞類著作的青睞。如于在春編著的《詩詞百首》³⁸；陳新等《歷代婦女詩詞選注》³⁹；蘇者聰《中國歷代婦女作品選》⁴⁰；王步高主編的《金、元、明、清詞鑑賞辭典》⁴¹；李文祿、宋緒連主編的《古代愛情詩詞鑑賞辭典》⁴²；潘慎、梁海主編的《明、清詞賞析文集》⁴³；洪丕謨編注的《淑女詩三百首》⁴⁴等等，都收有賀雙卿的詩詞作品。隨著時間的推移，雙卿詩詞必將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歡迎。

其實，就賀雙卿所作詩詞而言，當遠遠不止我們今日所見之數量。這從《散記》中好多有題無作的情況更是可想而知。再說，《散記》原有八卷（或為十二卷），現僅存四卷，其中半數經史震林刪削或毀於火者，無疑有雙卿作品在焉。史震林同鄉好友段玉函曾對他說：「雙卿瀟灑，古今未見其女郎也，但當稍為之諱耳。」（《散記》）。史震林也曾想自焚《散記》，原因是「拘於理者，或病其言」。而賀雙卿對其所作詩詞，亦曾抱有「妾亦悔之矣」的態度。可知，封建禮教的禁錮，當是賀雙卿那些含有個性解放與追求自由幸福愛情詩詞難以傳世的主要原因。再加之她作詩填詞不以紙墨，而以葉、粉，也是作品難以保存與流傳的原因之

³⁸ 于在春：《詩詞百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

³⁹ 陳新等：《歷代婦女詩詞選注》（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5年）。

⁴⁰ 蘇者聰：《中國歷代婦女作品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⁴¹ 王步高：《金、元、明、清詞鑑賞辭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

⁴² 李文祿、宋緒連：《古代愛情詩詞鑑賞辭典》（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年）。

⁴³ 潘慎、梁海：《明、清詞賞析文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⁴⁴ 洪丕謨：《淑女詩三百首》（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6年）。

一。因此，對於賀雙卿作品的輯佚整理工作，還有待進一步加強。

三、關於賀雙卿詞的研究

最早對賀雙卿詞進行賞評者，可追溯至《散記》作者史震林本人及其一班文友們。《散記》中記載了許多文人雅士推崇賀雙卿詞的事例。如在鎮江甘露庵一帶讀書的荆振翔讀雙卿詞後便向史震林談了自己的深切體會。他說：「吾年二十，意猶昏忽，見詩文不喜，後誦雙卿詞，若肺腑頓易，覺洪荒以來，所有感慨，俱填滿胸臆。」（《散記》，卷4）。北平人申志綸（自號「醉書仙」），對賀雙卿詩詞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散記》中說他讀了雙卿事蹟後，自謂「醉書仙無復醒時矣」，並一氣和雙卿詩詞四十四首，為文六篇，並作序言說：「……雙卿以散花之才，居茹荼之境，弄月仙郎收入《散記》，醉書仙讀之，如中酒，如別人，如感夢，見詩詞輒和，意未盡，又為文六篇以縱其情。」（《散記》，卷3）。雙卿詩詞之藝術魅力，於此可見一斑。那麼，雙卿詞魅力究竟在哪裏？自史震林以來的二百多年中，人們又是從哪些方面來研究賀雙卿的詞，並不斷發掘出它的美學價值的呢？下面便分四類述之。

（一）對雙卿詞背景之論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曾掀起第一次婦女研究熱潮，人們對賀雙卿給予了較多的關注。著名學者張壽林先生深憫雙卿不幸之身世，極賞雙卿優美之詩詞，曾花大氣力校輯賀雙卿《雪壓軒集》。其所作〈雪壓軒集序〉云：「如雙卿者，托跡田家，屈身鄉閭。幼而才情綽約，妙解文章；長而風度踈颯，尤工詩賦。顧乃蒼昊忌才，締失其偶。上頭夫婿，無趨府之清標；野里姑嫜，多槌床之怨怒。花原嬌怯，豈禁颯風？鏡本空明，劇憐鸞影？疾苦已夙，藥裹為緣。沉憂入骨，楚宮無可瘦之腰；深慮縈心，永巷多欲彈之淚。遂乃寫綺懷於楮墨，寄幽怨於新詞；慧質蘭心，纏綿排側。此則杜宇欲化，猶振哀音；春蠶作絲，僅餘愁緒者已。」張先生以精美幽雅的賦體語言，概括了賀雙卿苦難的身世和其幽怨排側的美學特質，甚中肯綮。杜芳琴教授《賀雙卿集·附錄》部分〈賀雙卿研究〉（三篇）中〈農婦的聲音：十八世紀江南農村婦女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一文，結合《散記》所描寫的人物背景和雙卿詩詞的創作情況。從「苦難的農婦」和「不幸的才女」兩大方面，比較全面地勾畫了雙卿淒苦悲慘的人生歷程。如泣如訴，淒婉動人，為深入理解雙卿詞的內涵提供了豐富的背景資料。

(二) 對雙卿詞思想內容之探析：張永鑫、耿元瑞在其〈賀雙卿及其著作〉一文中，則用了較多的篇幅充分肯定了賀雙卿詞不同於一般閨秀詞的思想與藝術價值，指出：「賀雙卿詩詞的重要價值，首先在於她的作品能以封建社會中最低層的勞動婦女的身分，把勞動生活寫進了詞裏，……就此而言，賀雙卿勞動生活的詩詞無疑是為傳統的詩詞創作開闢境地。……賀雙卿作品的另一個重要價值，在於她對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滿，以及充分反映了她對幸福生活的執著追求。……賀雙卿詩詞的又一重要價值，在於她的詩詞幾乎無一不是『當歌代泣』主張的藝術再現。……因此，她的詩詞慣用比興，寓寄深意，抒發感慨。」姚玉光先生就雙卿詞所展示的女性生存狀態和精神品格，作了較為切實的論析。其內容主要有四點：1. 如牛負重卻安貧樂道，抹平了階級差別的價值觀念，雜揉了三教精神的人生哲學。2. 動輒得咎卻只怨不反，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持家態度，對族權、夫權的壓制逆來順受。3. 男女有別，慎重交際，對男性交而不膩，守身如玉，對女性熱情接納，寸心纏綿，恪守著傳統女教的道德標準。4. 醉心創作，率性而為，以詩詞釋放苦悶，以獨特的農村風光和農婦的感情，鑄就了獨特的傷感風格。最後，作者將雙卿置於中國詞學發展史的背景之上，尋繹出她的詞非同尋常的重要價值，即：「她把封建社會作為詞中模糊的背景，而把自己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感受推到前臺，占據詞作的全部時空，以活得不易、活得艱難的切身感受，關注舊中國廣大農民的焦慮和痛苦，比較全面地展示了封建社會中農婦的生活狀態和精神品格，完成了勞動女性形象的自塑，並不由自主地由現實的挫折走進文學的傷感，以生命的悲哀顯示生存的痛苦，以價值觀的被俘獲表現統治階級思想灌輸的嚴重和世俗偏見的強大，以佃農生命的自訴對詞的文化規定作了新的詮釋，以農村、農民、農婦及其思想感情構築起一片詞的新世界。」^{④5}雙卿以大量的筆墨真實反映了自身所遭遇的常人所難以忍受的肉體與精神的雙重折磨，可謂字字見血，句句含淚。因此，唐正果先生認為：「在整個中國詩歌史上，也許只有清代女詞人賀雙卿一人在她的作品中反映了下層婦女的悲慘世界。」^{④6}雙卿以詞這種特有的方式向人們開啓了一扇窺探十八世紀江南農村婦女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窗戶，其意義十分重大。

(三) 對雙卿詞藝術價值之審美：這方面的成果在賀雙卿的研究中最為豐碩而

^{④5} 姚玉光：〈舊中國勞動女性的自塑〉，《山西師大學報》，1996年第2期，頁53-58。

^{④6} 康正果：《風騷與艷情》（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336。

鮮明。論者們從各方面去深入品嚐雙卿詞藝術美學價值，呈現出五彩繽紛的藝術景觀。1. 語言的自然清純而又別具神韻之美：張壽林先生〈賀雙卿及其詞〉一文（附於他輯校的《雪壓軒集》之後），堪稱是最早研究賀雙卿其人其詞的一篇甚有份量的學術論文。該文認為，雙卿詞語言最大的特點就是自然真率、清純質樸。她的每一個字、每一個詞、每一句話，都是從淒涼的心靈苦痛中一聲聲喊出來的哀音。具有驚心動魄的藝術魅力。此外，「雙卿沒有受中國文學的流毒，她不是想傳名的文士，更不是虛偽的詩人，她只知道寫她自個兒內心所不得不寫的情緒，所以她不知道去模仿，更不知道去雕飾，但這樣反使她的詩詞成功而且不朽了」。雙卿詞中往往多喜歡用疊詞，別具情感特徵與美學意味。後人對此有許多很高的評價。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七評〈鳳凰臺上憶吹簫〉（寸寸微雲）說：「其情哀，其詞苦，用雙字至二十餘疊。亦可謂廣大神通矣。易安見之，亦當避席。」唐正果先生指出，儘管這首詞用了二十餘對疊字，「並無重複拖沓之嫌，情哀詞苦，所有的疊字彷彿摹擬了詩人的啜泣聲」^{④7}。拙文〈血淚譜身世，疊字傳真情〉，對雙卿〈鳳凰臺上憶吹簫〉（寸寸微雲）中接連使用二十餘疊詞的妙諦進行了細緻入微的藝術審美。認為：「李清照〈聲聲慢〉中曾作九疊詞，用於開頭和結尾，十分準確生動而深刻地表達了詞人國破、家亡、夫死之後孤苦淒涼的情懷，頗受後人稱道。而雙卿此詞則運用二十餘疊詞，且均布全篇，恰似夜空中顆顆閃爍明滅的星星，又如山林中股股鮮活清澈的流泉，各表其情，各呈其美，十分自然而真切的表達了詞人難忍的別情和孤苦的處境，達到了疊詞寫景言情的優美境界。這無疑是對李清照疊詞創作手法的一大拓展，具有勝藍寒水之妙。」^{④8} 盧心竹先生選擇雙卿九首詞，逐一鑑賞，別有會心。他認為〈春從天上來·餉耕〉不厭重覆「春」字，真是雙卿的獨到之處。「『春』字在這首詞裏，竟好像是一個『秋』字——『春』本來是令人愉快樂意的詞兒，到了這首詞裏，便變成愁苦傷心的代詞了」^{④9}。雙卿詞中疊詞與重字的成功運用，無疑收到了聲情並茂、神韻無窮的審美效果。2. 觸景生情、不蹈虛空的比興之美：拙文〈墨點無多淚點多〉，對賀雙卿生平事蹟及其詞作進行了考析和評價，認為：「賀雙卿在『暴夫惡姑』的家庭裏受盡了肉體與精神的煎熬，於是發

④7 同前註，頁339-340。

④8 李金坤：〈血淚譜身世·疊字傳真情〉，《文史知識》，2000年第7期，頁30-33。

④9 盧心竹：〈賀雙卿其人其詞漫談〉，《蘇州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頁72-76。

而為詞，便全為悲苦淒惻之音。由於她的身分是勞動婦女，成年累月生活在大自然的懷抱裏，所以她的詞多以自己所見所感的自然景物為比興材料，觸景生情，情因景生，語言樸素，意境渾厚，別具『田家詞』的藝術風味。」^{⑤0}張永鑫、耿元瑞〈賀雙卿及其著作〉一文中，認為她的詩詞「慣用比興，寓寄深意，抒發感慨」。這些都體現了雙卿詞對傳統的比興手法既有繼承、又有發展的藝術特徵。3.纏綿淒惻，低回哀婉的風格之美：陳廷焯《詞則·別調集》稱贊雙卿詞：「其旨幽深窈曲，怨而不怒，古今逸品也。」他在《白雨齋詞話》卷七中又強調指出：「此類既忠厚纏綿，幽冷欲絕，而措語既非溫、韋，亦不類周、秦、姜、史，是仙是鬼，莫能名其境矣。」

（四）運用比較研究法，突出雙卿詞的淵源關係與歷史地位：有比較，才能有鑑別。從現在可見的雙卿研究論著中，已發現了不少將雙卿置於中國詞史的大背景中進行比較研究的可喜現象，給人以許多有益的啓示。論雙卿詞的淵源者，如：黃韻珊在《國朝詞綜續編》卷二十二中指出：「雙卿詞如小兒女，嘔嘔絮絮，訴說家常。見見聞聞，思思想想，曲曲寫來，頭頭是道。作者不自以為詞，閱者亦忘其為詞，而情真語質，直接《三百篇》之旨，豈非天籟，豈非奇才！乃其所遇之窮，以古才媛所未有。每誦一過，不知涕之何從也。」肯定了雙卿詞「情真語質」與《三百篇》一脈相承的關係。譚獻亦認為，雙卿的詞「忠厚之旨，出於〈風〉、〈雅〉」。（《篋中詞》，卷5）論雙卿詞歷史地位者，如：康正果先生在《風騷與艷情》中把賀雙卿的農婦詞與一般的閨秀詞相比較，以突出雙卿詞特有的樸素自然之美質。他認為：「賀雙卿的詩詞毫無一般閨秀詩詞的無病呻吟腔，也許由於她完全缺少大家閨秀的書本知識，她的詩筆反而突破了詞藻和典故的牢籠，以樸實無華的語言記錄了她在貧困、農活和家務中所受的種種痛苦。她生活在寒儉的農舍中，閨怨詩詞中常用的華美意象對她完全失去了意義，她不再虛構那不屬於她的珠簾翠幕，把向來不入閨怨詩詞的農家生活寫入了她的作品。」^{⑤1}拙文〈田婦薄命·詞苑奇葩〉，在對雙卿的生平事蹟、詞的思想內容等藝術成就進行全面深入探究的基礎上，運用比較法，突出了雙卿在中國詞史上尤其是中國女性詞史上的傑出地位。文章認為：「中國文學史上的女詞人可謂多矣！然情調各異，異彩紛呈。若李清照、朱淑真者，均係朱門閨秀，書香門第，所

^{⑤0} 李金坤：〈墨點無多淚點多〉，《常州教育學院學報》，1999年第2期，頁1-3。

^{⑤1} 康正果：《風騷與艷情》，頁337。

寫多離愁別恨，傷亂之痛；用語多含典雅之書卷味兒。而雙卿卻為農家女、田家婦，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貧病交加，勞虐相逼，『所遇之窮，為古才媛所未有』。她以樸素語抒發勞苦、病痛、孤愁等情懷，如泣如訴，搖人心旌。以物我合一之手法，創造出情景渾融的幽愴意境，這種既具有『田家本色』而又不失『當行本色』的語樸情真、意幽境哀之作，的確是我國詞苑一株散發著山野泥土風味與婉約窈渺芳香，而獨領風騷的藝術奇葩，為中國文學尤其是詞學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⑤2}

綜合以上諸家所論，賀雙卿詞的思想意義與藝術價值都是別有洞天、風光獨好的。其思想意義表現在：1. 賀雙卿以封建社會中最底層的勞動婦女的身分，第一次在詞中全面而真切地反映了她親身經歷的艱苦繁重的勞動生活，這與蘇軾、辛棄疾等詞家以旁觀者的身分描繪農村生活情景的內容，具有本質的區別，更給人以身臨其境之感。2. 賀雙卿第一次在詞中以大量的篇幅抒寫自身備受煎熬的病痛，以及忍痛勞作而無人問津的孤寂淒慘之苦，由此而深刻揭露批判了「暴夫惡姑」式封建家庭的殘忍行徑。這與深處閨房的女詞人們所屢屢傾訴的傷感悲秋、離情別緒的孤寂閒愁之思想情感，自然有著鮮明的本質之異。3. 賀雙卿的詞第一次以較多的筆墨強烈表達了對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滿情緒，體現了她對自由幸福愛情生活的嚮往與追求美的願望。4. 賀雙卿的詞第一次真切地反映了受害遭難之才女與邊緣文人酬唱往來的真誠之友誼，同時也反映了村社鄰里間的人際關係，具有濃郁的人情風土之氣息。5. 賀雙卿的詞第一次向人們展示了壓抑的聲音、扭曲的心態和矛盾的情感。她對現實生活既有不滿不平、哀怨纏綿的一面，又有一以貫之的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一面；既有對自由幸福生活渴望的一面，又有阿Q精神自欺欺人而安於現狀的一面；既有在與外界男士交往中所表現出來的嚴守貞操、富有人格骨氣的一面，又有在「暴夫惡姑」式家庭中委曲求全的一面。她在精神深處往往沉溺於一種自抑自貶的宗教幻想與情緒之中，恪守著傳統女教的道德規範，體現了儒、釋、道三教精神的人生哲學。總之，賀雙卿的詞，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十八世紀江南農村婦女的生活情狀與精神世界，對於中國詞學史、婦女史、思想史、文化史、風俗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其藝術價值表現在：1. 賀雙卿的詞最鮮明的藝術特徵就是「語樸情真」，直抒胸臆，如山野清泉，不擇地而出，一任真情實感的汨汨流淌。愛恨怨愁，一吐為快，爽如哀梨，快如並剪。2. 多以自然實景作比興材料，順

^{⑤2} 李金坤：〈田婦薄命·詞苑奇葩〉，《遼寧大學學報》，1999年第5期，頁88-92。

手拈來，即景生情，別具淒幽哀婉的藝術美境。3.在藝術手法上，雙卿詞全用白描，不參典故，純樸可愛，是典型的「田家詞」的風味，與歷代閨秀詞相比，絕無半點「掉書袋」的書卷氣，唯有泥土氣和自然美。4.其詞的風格屬於婉約正宗之一路，娓娓敘事，款款抒情，感情細膩委婉。多用第一人稱，隨見、隨感、隨寫，猶如用詞的形式寫成的日記，姑稱其為「日記詞」亦未嘗不可。5.賀雙卿的詞善用疊字和疊詞，既有渲染情感加深印象的作用，又不失沉著蘊藉的婉約風格，此真乃雙卿詞的藝術獨創，「天才」詞家的本能表現。總之，「雙卿詞別具語樸、情真、象實、境哀的審美特徵和『田家本色』與『當行本色』交融渾成的幽渺神韻。她的詞，在題材的拓展、藝術的創新上，對中國詞學都作出了難能可貴的突出貢獻，不失為清朝詞苑中的一株獨領風騷的奇葩」⁵³。

四、關於賀雙卿傳記的撰述

竭盡全力為賀雙卿作傳記者，國內外唯杜芳琴先生一人而已。她先作〈雙卿傳〉（附錄於《賀雙卿集》），這篇傳記主要取材於史震林的《散記》，因為《散記》是記錄雙卿生平、行狀及著作最詳備的一部書，又因為《散記》記事散漫且穿插過多，杜先生即「採用編年分月再據事件輯錄的方法，集中編錄雙卿及與雙卿有關部分，適當注釋並加按語，以便閱讀與研究」。〈雙卿傳〉記載了雍正十年（1731）至乾隆元年（1736）雙卿婚後六年的生活歷程，第一次集中反映了傳主賀雙卿的形象，具有開創之功。在此基礎上，杜先生最近又出版了一部二十餘萬字的傳記《痛菊奈何霜——雙卿傳》。全書由「序篇」（康熙五十二年及雍正十年）、「上篇」：〈春與秋其代序〉（雍正十一年）、「下篇」：〈迷醉與噩夢〉（雍正十二年至十三年）、「尾聲」（乾隆元年至六年）四部分組成，另有「代序」：〈才子「凝視」下的才女寫作〉和「附錄」：〈綉山故事的舊地尋訪和文本重讀〉，比較完整地反映了賀雙卿的一生經歷。作者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滿懷憐憫與崇敬的心情，以文學的筆調，適當地加以合乎情理的想像，使賀雙卿及其與之有交往聯繫的各色人等鮮活起來，成功地塑造了一位薄命田婦、詞壇奇葩的才女形象。全書以時為經，以事為緯，以賀雙卿數十首詩詞作品為骨架，將賀雙卿這個悲劇人物故事

⁵³ 同前註。

演繹得淋漓盡致而淒婉動人，不失為一部成功的人物傳記。杜芳琴先生為何如此努力塑造賀雙卿這位才比天高而命比紙薄的悲劇人物形象呢？其主要原因之一，正如她在〈後記〉中所說的那樣：「多年來我棄文改從古漢語、古籍和婦女研究雜交的另一個新產品——《賀雙卿集》到〈雙卿傳〉，我希望有所突破：從學界到大眾，從單純稽古到加入作者的再表現視角，使更多今天的男女破除千百年來關於一種『才子加佳人』的浪漫神話，也想對目前將女人話題大肆商業化的施暴行為提出一種抗議。」^④正因為杜先生對賀雙卿是如此的關愛與鍾情，對中國婦女問題的研究具有如此崇高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所以她才能不為名繮利鎖，甘於寂寞，十幾年如一日潛心於賀雙卿的研究，甚至在年近花甲之時還不遠千里，親自赴金壇市和丹陽市進行實地調查和野外考察，杜芳琴先生如此執著與嚴謹的治學精神和淡泊名利的美德，委實是難能可貴而令人肅然起敬的。

五、關於新世紀賀雙卿研究的展望

應當承認，從賀雙卿問世以來，對她的生平事蹟與詩詞創作的關注與研究，便已代不乏人。尤其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國內外已形成了賀雙卿「研究熱」，取得了一批令人可喜的研究成果。但是，對於賀雙卿的研究，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在新的世紀裏，已經開闢的賀雙卿研究領域尚需進一步向縱深拓展，以取得更為理想的研究成果。對於尚未開掘的領域，我們更要積極加以探索，以發現新的寶藏。具體而言，賀雙卿的研究，竊以為可以從下列幾方面來開展：

（一）賀雙卿的有無問題及籍貫的歸屬問題，現在學界尚無統一的意見，故應進一步細加考實，明辨是非。

（二）賀雙卿的生平事蹟主要見於史震林的《散記》，那麼確定《散記》究竟是屬於小說，還是屬於紀實性的筆記體散文，這是區分賀雙卿有無其人的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因此，進一步深入讀解《散記》文本辨明其文體性質就顯得十分重要。

（三）既然史震林將賀雙卿視為文學之友，關係甚密切，那麼他對雙卿的記載，並不一定就局限在《散記》一書，他另外的著作如《華陽散稿》、《華陽詩

^④ 杜芳琴：《痛菊奈何籍——雙卿傳》，頁254。

稿》、《遊仙詩草》等，想必當有雙卿之事蹟及作品在，故當對史震林全部作品進行綜合之檢閱與探研。

(四)《散記》中所記與史震林及與賀雙卿交往酬唱友人之姓名，絕大部分都有案可稽。如為《散記》作序、跋的史震林的好友吳震生，還有趙闇叔、段玉函等人，對於這些人的詩文著作也應作系統而全面地搜查，以發現史震林與賀雙卿的有關資料。

(五)進一步對賀雙卿籍貫二說之地（金壇、丹陽）進行更深入廣泛的實地考察與探訪，尤其是對學界來說有較多意見的金壇市，則考察與探訪更應高度重視。當然對周邊縣市如溧陽、宜興、常州等地也應予以足夠的重視，以獲取更多的信息。

(六)進一步加強對賀雙卿詩詞作品的輯佚工作，並在此基礎上，以審美鑑賞之眼光，去品鑑雙卿詩詞特有的思想內涵與藝術魅力。

(七)從十八世紀中國南方的社會政治、文化、思想、風俗等背景上，對賀雙卿詩詞及其賀雙卿現象作全方位、多層次、多角度的探研，以體現賀雙卿的特殊意義。

(八)將賀雙卿的詞與李清照、朱淑真等女詞人的詞進行比較研究；對雙卿詞的「田家」風味進行溯源探流的研究，以見其在中國詞史上的傑出地位。

總之，無論從哪個角度去研究賀雙卿及其詩詞，都能給人以新的感覺，新的啓發和新的收穫。她委實是千年詞苑中的一株飽經風霜、暗香浮動的獨具魅力之奇葩。

末了，筆者借用臺灣研究賀雙卿的同仁周婉窈先生的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語：「我相信，透過紮實的『實證主義』的考證工夫與開放廣闊的詮釋視野，我們可以在史震林等邊緣文人的精神世界裏，找到放置賀雙卿的位置。在歷史的大河裏，我們撐起考證和詮釋的雙帆，探測雙卿之所以成為雙卿的每個可能性（或不可能）的航道，也許峰回路轉，柳暗花明，『髻峰之下，雙卿在焉』。」⁵⁵到那時，賀雙卿的研究必然走出「山窮水盡疑無路」的困境，步入「柳暗花明又一村」、識得雙卿真面目的美好境界。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如切如磋，跂予望之。

⁵⁵ 周婉窈：〈綉山傳奇——賀雙卿研究之檢討與展望〉，頁195。

附記：本文綜述對象主要以大陸學者為主，對於國外及港、澳、臺地區學者研究賀雙卿的情況，筆者因掌握資料較少，故論述受限，無奈遺珠，未免生憾。另，杜芳琴、周婉窈二先生與余素昧平生，然慨寄研究賀雙卿論著多種，獲益良多，謹致謝忱。